
盲女

有時候我會被人笑說是白痴，有時候被笑說是怪胎，那主要是因為我從小就看得見別人頭上的光，每個人的光都不一樣，有些人是紅色，有些人藍色，什麼顏色都有，還有的黑白的，配上不一樣的大小跟形狀。那些顏色造就了我與眾不同的辨識人的方式，例如別人會說，眼前的這個人是一個幾乎死去的老人，可我看見的是一個頭頂上有著明滅不定的某個顏色的光的人，然而明滅不定的光分明不侷限於老人才有，也有些小人平時就微弱得簡直要散去；更有一些所謂老人，頭頂上的光比任何人的要廣要大，這樣也叫老人嗎？因為有時我分不清，講了出來又總是給人笑，後來就不講了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是一個白痴，可是那些光是確確實實存在的。

我的父親也並不相信我說的話，不過這是意料中的事，他從小就不疼愛我。父親喜歡哥哥，因為哥哥總是被大家叫做是男生，而我不是。哥哥和父親又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，他們頭上的光甚至一模一樣，都是橘色，像一條絲瓜的形狀。對的，越是相像的人就越可能有一樣的光，在我的經驗裡，學校有許多衣領比較整齊、常常站上司令台講話的人，也有滿多個都是橘色的光。班上有許多同學害怕散橘光的人，我倒是還好，因為和父親、哥哥相處慣了，面對橘色的光，大部分的時候只要閉起嘴乖乖做事，什麼也不要想，就不會有太多麻煩。

不過雖然我並不特別害怕那些散橘光的人，在學校的許多時候，我依然是不開心的。我沒什麼朋友，也不太知道要怎麼交。班上總會有一些比較受歡迎的同學，大家或者說他們長得好，或者功課優異，但我的眼睛總是沒辦法不去看人頭頂上的光。我無法明白大部分受人喜愛的同學與一般同學有什麼差別？尤其記得的是，班上有一個人人愛戴的同學，走到哪裡都有人拿眼睛去瞄，天天有一大群人圍著她，可是她頭頂上的光是在我學校裡看見過最讓我不舒服的，它盤成一個鑿子的形狀，又尖又扁的卡在空氣中。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，所以我乾脆自閉起來，在許多橘色的光下安安靜靜的上學、在七彩的霧裡迷迷糊糊的認識他們。

不過有一天，我平靜的日子結束了，那是起於班上有個有錢人家的同學帶了一本亮晶晶的娃娃書，那本書和她頭上的光一樣都是紫紅色的，據我的觀察，這樣顏色的東西總會在同學間受歡迎得不得了，可是過了一個午休，東西卻不見了，而我明明確確知道是誰拿的。那天中午我是負責倒廚餘的值日生，由於老師開會去了，教室裡沒有人管，我就故意在操場溜達一圈才回到教室。我們教室在五樓，我還只爬到四樓的時候，就瞄到一片光霧平靜的教室裡，有一坨鑿子形狀的光躡手躡腳的在移動。那個鑿子停在紫紅光的旁邊，大概有三分鐘那麼久，才又慢吞吞的個踱回自己的座位。我回教室以後，放低了眼睛，心想就這麼若無其事的摸

回位置上吧，誰知在那默聲的座椅間，忽然瞥見鑿子同學一雙藏在胳臂下的眼，利狠狠的掃了過來。我從沒有在她臉上看見過那樣的眼神，嚇了一跳，趕快也往桌子趴下去。下午第一節課後，紫紅色同學發現娃娃書不見了，哭著報告老師。在學校裡這樣的事情也並不是第一次發生，只是大概因為是發生在這位紫紅色同學的身上，所以老師第二節課馬上就查起來。

那時候我一句話都沒有說，也不想說，一來我覺得這不干我的事情，而且我不敢在大家面前說話，二來是我始終感覺有一對鋒利的眼睛在刮著我的背。班上有些人湊熱鬧的猜測起來，有些人尷尬的與老師相望，默不做聲。我知道老師一定也是不知所措的，因為她頭頂上的光在知道這件事以後就開始搖忽不定；我們的老師是一位新老師，我忽然有點同情她，希望她能趕快想出狠一點的辦法。果然最後老師宣佈要搜大家的書包，我替她鬆下一口氣，卻越來越不敢往後去迎那雙鋒利的眼睛。

老師就著座位一排一排的搜下去，搜過了第一排、搜過了第二排、搜過了我。教室裡有一種很奇怪的氛圍，只有紫紅色同學在講臺旁抽抽答答的哭聲是真實的，其它人的臉面上很有一種若無其事的表情，好像在等一場好戲發生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後邊座位忽然拉起一聲驚叫，我們前排的同學全都嚇得轉過頭去，只見老師還只搜到我後一排的書包而已，鑿子同學竟自己把那本娃娃書拎出書包，一臉驚恐。那一刻起我就慌了，我彷彿知道該要發生什麼事似的，一陣陰涼從腳底板顫上脊椎。

老師看著鑿子同學，愣了好幾秒。鑿子同學也是一臉錯愕，不能置信的看著老師，用一種近乎哀號的聲音，從喉頭裡蹦出一句：

「我不知道…」

然後她把眼睛，那雙又大又空靈的眼睛，被眾星拱月、萬人愛戴的眼睛，望向了。我瞬間痴呆過去，不能想像那一瞬的掃視是什麼意思？此時鑿子身旁的同學，那一干總是捧著鑿子的其中一位同學，呼出聲音。她一副好似被人喝了一棒的神情，從一頓迷霧之間醒了過來。

「老師，今天中午我睡到一半想去上廁所，醒過來發現妳不在，看了一下四週，全班有一個位置是空的，就是她！」她把手指向我。

「我從廁所回來以後，害怕腳步聲吵醒大家，所以走得很小心。誰知道轉到門口，卻看見她正偷偷摸摸的往自己座位走去，懷裡就收著這本娃娃書。我看呆了，可是就在她走到一半的時候，卻好像發現躲在門邊的我，她頓了一下，忽然不走了，順手打開身旁同學的書包，把娃娃書亂塞進去，才趕快趴回自己的桌子上！」

全班一下子鼓噪起來，只有我好像啞了，瞪大著眼，望向發言的那位同學。我和她們那群人素無往來，平時是連話也沒有說過的，何以她要如此編造我呢？可是我看見老師的眼神，她頭頂上的光越發搖晃，可是她的眼睛卻篤定了，好像她終於檢到一個便利的好辦法，好像這件麻煩的事情終於可以落定。

「老師，我也覺得鑿子不可能拿紫紅的娃娃書。她才不是那種人勒。」「對

呀，鑿子要什麼有什麼，怎麼可能眼紅別人的東西？」「老師，今天中午她真的超晚才回來。從來沒有值日生倒廚餘倒這麼久。」「看起來就是她偷的！紫紅同學把娃娃書帶來學校的時候，每個人都好奇的圍過去，只有她故意一副毫無興趣的樣子。」「她平常就怪得要命，又孤僻又窮酸，想要什麼東西也沒有媽媽會買給她，難怪會偷人東西。」這樣的聲音，從鑿子的身邊一圈一圈的化開來，像一個漩渦，越捲越大、越捲越深。而我一個人站在渦流尾端，空中發散著亂七八糟、顛倒次序的顏色，它們隨著眾人高漲的情緒透出刺眼又混亂的光，令我非常想吐。在那一片噪音一樣的強光裡，有一坨樸灰的顏色，像一張又尖又硬的鑿板，死狠狠的釘在中間。它透發出一種不容人懷疑的決絕的灰，帶領那團宇宙一樣無邊、星河一樣紛亂的光片，成為了一個世界。我覺得我好像要瞎了，睜不開眼睛，而她們越看我那怪異的反應，聲浪就越大，我的胃裡一陣噁心，勾起書包，衝了出去。

從此我再也沒有回去學校，過著輟學的生活。我只要想起那天一片龐大混亂的光，內臟就一陣翻浪，連著頭暈，不能站直。那是我出生以來經歷過最恐怖的經驗，我再也不要了。我甚至為了不被抓回學校，連家也逃了。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

大概是在外面晃盪的第四日，我已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，自己都不曉得是哪，就窩在一座河堤下邊，因為太餓，暈了過去。醒來以後發現自己在一張硬床上，旁邊躺著一個身體，很擠。我依著月光把四周粗看一遍，是一間破爛屋子，很小，像極了放掃具的倉庫。身邊的這個人似乎睡著了，不知怎麼我心裡沒有一點害怕的感覺。我想拿眼睛去瞄他，卻先看見灑在地面那一堆花花色色的東西，在月光下被打得像一個彩色的洞口，誘人又安靜。我不覺被吸引，起身爬過去。那是一大堆碎花碎布、鉤針、珠子、鉗子、麻繩、剪刀，旁邊擺了一個黑皮箱，裡面還有一大堆做好的首飾。我矮下身探頭細看，它像一面地圖，五顏六色拼成一個小世界，黃色黃土如沙漠，綠色綠樹如綠洲，藍色藍水如海洋，那中間一點一點的紅色、橙色，是帆船，有些是星星，掛在黑色的皮箱裡像一個與世隔絕的夜空。我看得發癡，沒有注意到身後的聲響，直到他說話，才嚇了一跳。

「那些是我做的，白日要去擺攤。」

他的聲音聽上去年紀不大，應該剛變完聲而已，或許比班上那些男生大上四五歲吧。我沒有轉頭，一下子不曉得該如何應對，徑直坐在那裡。

「我看見妳倒在路邊，就把妳抱回來。我也沒有東西可以吃，只餵了妳水。明日如果有賣出東西，而妳還跟我在一起，我會買麵包。」

我想他是好人。「嗯。」

我和他相處了起來，一日只吃兩餐，有時候是麵包，有時候飯糰，配水。這間破爛屋子是水田中央的一個倉庫間，水田之外是馬路，極少人家，更少車子。

他天亮下平地去擺首飾攤，天將黑時回來。我一個人游手好閒，在水田邊到處晃盪。下午我們在大溝裡背對著洗澡洗衣，然後再一起回破爛屋子。晚上他會在月光下做手工，而我幫他的忙。他話少，也不問我問題，我曾想問他問題，不過最後沒有問，有一次我在他藏在硬床底的報紙裡知道了答案。

那是一個如常早晨，他提著黑皮箱下平地去了。我在床底翻出的爛報紙裡看見他的報導，他好像正被通緝，才剛成年，不知什麼時候為了什麼事情強姦了自己的同學、強姦了自己的姐姐、強姦了自己的老師，然後就消失了。報紙破碎得看不見日期，大概是急急忙忙從某處撕下來的。那日他回來以後跟我說今天生意很好，所以我們的麵包多了許多口味。我打開他的黑皮箱，看見那一張黑空裡的星星真的少了半片，地下的漠土、綠地也縮小許多，心想晚上有得忙了，滿足的吃起麵包。夜晚時我們靠在破爛屋子的門口，他忙著鉤編那許多繁複的繡布，再把它們裁碎，一葉一葉的收進麻繩串，最後把銀片輕巧巧的掛上去。我撿繩、串珠，把他做好的首飾和我串好的手鍊擺在一張彩色的布上，在那黑色的水田、黑色的小路、黑色的破爛屋子邊，拼成唯一一塊七彩卻樸素、繁華卻靜謐的小地。這段日子裡，我經歷了出生以來從未有過的平靜。我的眼睛不再被紛亂的光影干擾，世上所有的顏色都沉穩而真實的擺在我面前，它們沒有意義、沒有宿命，我也沒有，我們沒有一個人有。

我從沒計算過時間，他大概也是吧，我們沒有人要回去。

天越來越熱了，夜晚的破爛屋子開始出現蚊子，他用撿來的紗窗縫成一個奇形怪狀的蚊帳，看上去像一個狹窄的帳篷。中午是破爛屋子最悶的時候，剛開始我幾乎熬不過，想乾脆和他擺攤去算了。但是我不曾開口，我想他如果有這層意思，早會和我說的。

後來我養成一個習慣，每天和他一起出門，只是一個往平地走，一個往山裡去。我會把前一晚他裁花布留下的碎緞子帶在口袋裡，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通往山下的彎道後，就一個人閃入山徑，在林蔭密道裡沒有目的地的穿梭。我每走過自己記不得的路，就把碎布繫在樹枝末，傍晚再依著碎布記號摸回水田。

那天，我也是早早就上了山，天氣奇熱無比，或許是今年以來溫度最高的一天吧。我只有兩件換洗的衣服，那時身上是一件由淺灰褪到簡直純白的T恤，在山林裡口渴難耐，想去找水喝。我從沒在這山裡看見過溪，但山中是一定有水泉的，我往更深處走，一路把碎布穩穩的繫在枝末。有一瞬我卻對著自己的身體發起愣來，那是當我抬手勾搭樹枝時，看見自己臂窩的毛漸長，有些攀延到袖口之外，蓬鬆在空氣裡。我低頭看著汗濕的白T恤被浸成半透明，微凸的乳房隨著步子輕巧的抖動，像兩塊不能控制的活著的肉。我熱得想把上衣脫在路邊，小時候夏日裡常常是不用穿衣服的，我平板的身體就和哥哥的沒有差別。如果此刻也能把衣服脫掉就好了，它好累贅呀，像一層黏膩的死皮緊貼在身上，束縛著我的乳房、我的臂窩，把我的身體包裹成一具木乃伊。我真想把它脫掉，我找不到水泉，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山裡的氣溫越來越高，太陽把整座山的水份都帶走了，只剩我

的身體不停竟出汗液，但是我越來越渴、越來越渴，喉嚨渴得發不出聲音，連眼睛都乾得像兩塊石頭。我決定放棄了，在幾乎就要把那件濕透的T恤也撕成碎布的前一秒，逼自己轉身回去。

回到水田時，我身上的汗已經全乾，留下一個乾癟飢渴的我，拖著一具沒有力氣的軀體。他在山道的另一頭看見我的影子，跑過來把我攙住，不敢相信的望著我。

我被搯回破爛屋子，平放在硬床上，忘記了嘴裡進過什麼東西，再醒來時，已經是晚上了。

「以後別再走那麼遠了。」他蹲在門口做手工，第一次打了赤膊。我隔著蚊帳盯著他的背影，不知道為什麼說不出話來，心裡有一種凌亂的感覺。

「外面蚊子不多嗎？」

「蚊帳裡沒有空間工作。」

「那別做了吧。」我瞄了黑皮箱一眼，心想反正今天也沒賣出多少東西，不用補了。

「好吧。」

我們靜靜的躺在硬床上，我想像著山林裡沒有被我找到的溪應該長什麼樣子？它被窩藏在多隱密的地方？衝擊成多大的溪域？蘊含有多深多廣的水泉？黑暗裡一下子只剩下他微微的鼾聲，那個鼾聲不響，但是低沉穩確，匯流在這頂狹小的蚊帳裡。那夜我睡得很不安，我一直在想水泉的事，好像只要找到它，就終於可以脫下衣服，把整個人都浸進去。

我沒有預料到那是在破爛屋子裡的最後幾個晚上了，畢竟我已經很久沒有去打算以後的事。那樣的思考在這些日子裡本來就是用不到的。

那是有一天，我們如常的在工作完睡下，田邊卻響起陣陣警車的聲音。他一聽見警車，就從床上跳起來，把我的嘴捂住。他緊張的望向窗外，壓低身子，只露出一雙眼睛。我躲在他的身下，也往外看去。不遠的山腰上有一群警察，有些拿著手電筒，不曉得在找什麼。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長時間的盯著人了，我看見他們頭上散發著淺橘色的光芒，攪著手電筒侵略性的光束，像極了一座一座胡亂轉的燈塔。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出聲，我看著他脖頸上不曾停過的汗水，身體也熱起來。大概有二十分鐘這麼久，那群警察才散去，橘色的光消失在山道中，夜晚恢復寂靜，他終於鬆坦下來，大口大口的呼吸。

「我不想被抓走。」

我沒有答話，在心裡猜測著他到底過著這樣的生活多久了。如今已即進入夏季，怡人的天氣早就消失了，他是去年的什麼時候來到這個地方？如果這是他迎接的第一個夏季，那在正熱的時候，這水田中的屋子會變得怎麼樣呢？我感覺著自己身體裡蠢蠢欲動的燥熱，想像著七八月的太陽、田中央的溫度，整個人毛了起來，像要爆炸。

我撥開他還捂著我嘴的手，感到嘴邊一陣黏膩。那種感覺就像一鼓溫厚的物

體攏蓋住我一個陰密的口，它傳導著熱氣霸道的填塞進我的缺洞裡，汗的氣味、口水的氣味，在他的手、我的嘴之間的空間，揉雜成一鼓濕熱，緊緊流合，相互衝擊。我的腦子裡衝出一條溪水的形狀，它從壘石之間撞出缺口，飽滿的水氣強暴的向我襲來。我的指甲掐進他的背，他粗糙的背上覆滿一層滴點雜亂的汗水，在我的指邊凝成水窪，像一片被水沖刷著的土地。我隨著他的衝擊顛亂了頭髮，在他大口大口的喘息聲中抬起眼睛，在我們的上方，是一片無邊的黑色，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人了，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夜空裡。

世界上有兩種人，好人壞人。好人壞人又分好幾種，一個好人的身體裡有多少的好、多少的壞；一個壞人的身體裡有多少的壞、多少的好。多少的壞與多少的好又分好幾種，怎麼樣的好會佔比較高的好的成分、怎麼樣的壞會佔比較高的壞的成分。高成分的好與壞又分好幾種，什麼是好、什麼是壞。好與壞又分好幾種，在怎麼樣的地方什麼好、在怎麼樣的地方什麼壞。我們在什麼地方？

這是他說給我聽的，聽上去像嘀咕，像草末的最後一粒露珠敲進土裡的聲音，又細碎又有力量。我癱軟的身體感到前所未有的沁涼，忍不住又閉上眼睛，想像著自己躺在溪畔的碎石床，身體的每一處都是水珠，我的臉、我的頭髮、我的手指甲。後來我們一夜沒睡，天剛亮，拖著兩具好像泡水太久而輕重顛倒的身子、一個黑色的皮箱，離開了水田、離開了破爛屋子。

我們終於又開始擺攤了。這是我第一次和他一起擺攤，在那以前，我總是一個人留在水田等他回來。我們在一條熱鬧的小街擺了起來，那時天已經很熱，他攤開一張黑藍底、紅繡線的大布，打開黑色皮箱，把飾品掛好，然後他並不叫賣，卻是把工具箱也取出來，低著頭繼續做工。我到那時才知道他原來是這樣擺攤的。我並不幫忙，在大布的尾端縮著身子，看他工作的背影、看來來往往的人群。我已經好久沒有注視這麼多人了，在那張黑藍大布之外，馬路像支尺，一雙雙不一樣的腳、一片片不一樣的光，踩著一樣步伐、邁向一樣終點。太陽好大，我對著路人手邊各色的飲料發呆。他還是低頭專心在做工，沒有一個人停下來看黑色皮箱一眼。我在黑藍大布的邊上撿到一枚五十元，想起身晃晃。

「我撿到錢，你要吃什麼？」

「都好。」

我想吃剉冰，便停在一間冰店門口，看著價位表，中碗三十、特大五十，決定買一碗特大的，兩人一起吃。冰店老闆拿出一個大紙碗，裡面是滿滿的碎冰，透明純淨的冰在太陽下晶透得閃出光點，我一下子興奮起來，覺得那一碗冰是一塊世上絕無僅有的鑽石。我選了紅豆、大豆、珍珠、芋圓作配料，那碗剉冰幾乎滿溢出來，看著紙碗好像脆弱得被湯水融化，無以承載豐滿的內裡而將崩塌潰散，

我就越期待把冰接到自己手中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老闆身後播的新聞卻吸引了我的目光，我看見我們前日居住的水田和破爛屋子被拍出來，還有在那張灰冷的螢幕裡，出現了我的照片，和他的照片。

我瞬間驚呆了，一雙眼睛直直的釘在電視上，忘記動彈。我空白的腦子只隱約記得那個衣著工整、髮式齊制的主播，用千篇一律的口吻吐出的幾個詞，強姦犯、未成年、逃家、少女。「這種人，抓一抓槍斃啦！」冰店客席間的講話穿插主播開開閉閉的嘴巴，那個時候，好像有一陣陰涼從我腳底板顫上脊椎，這樣的感覺已經好久不曾出現。「現在的年輕人真的什麼都做得出來，那個女生八成被撕票了吧，真可憐哪。」螢幕裡出現我的父親，一個幾乎被我忘記的人，還有我的老師，一張我極其陌生的臉。

「妳加煉乳還是糖漿？」

父親、老師輪番在鏡頭前講了一些話，可是我的耳朵像是塞住了，聽不見，也沒有知覺。

「小妹妹！妳是要加煉乳還是糖漿？」

我跳了一下，「糖、糖漿。」

我故做鎮定，決定不再往電視機望，只盯著老闆撈起一大匙深色的、濃稠的液體，俐落的往透亮無色的碎冰澆下去。糖水像一桶焦熾的岩漿，一吋一吋往碗底侵蝕。它烏黑的身體滑過冰身，流進碎冰縫隙，危脆的紙碗宛如發出喀差喀差的聲音，那是冰石崩解的聲音、是晶瑩無色的大地被染上汙濁的聲音。老闆將紙碗遞給我的那一瞬間，我簡直用盡了全身力氣把那枚五十元硬幣往桌上一拍，然後拔起腿，用此生從來沒有過的速度，往擺攤的那條街狂奔回去。

我一路都沒有停，剝冰的袋子晃滿糖水，在身側拍打著我的腹部。我聽著自己的喘息聲不斷變大，一顆心碰碰的要跳出喉嚨，號誌燈轉綠的第一秒，我就衝出人群，大步大步的往前奔去。我不在斑馬線上跑，那有太多人了！而我不能與他們共用那一條條制式的、不能更動的空間。那不夠用。我踏在人龍之外，踏在十字路口的擁擠之外，路口中央的交警不可置信的看著我，不過我沒有停，一聲又長又刺的哨聲在我身後響起，可是我來不及聽。深濁的糖水融著冰塊灑了我半身，終於我轉進那條小街口，然後在那堆臃亂的身體、交雜的光影中搜索著他的影子，太陽好大，我幾乎暈去。

我看見兩坨巨大的、深橘色的光芒，像兩根釘子一樣打在那張黑藍大布前面。剝冰從我手中滑落，摔了一地，那兩個巨大的身子宛若公正的、凜然的踩進大布，粗魯的把他架了起來。其中的一隻手，用力闔上黑色皮箱，就在它被關上的一瞬間，掛在裡面的黃色的、綠色的、藍色的、紅色的飾品全被震落，掉散一地。我的腳徹底麻了，一動不動的望著他們消失在一具具來往無盡的身體裡。空氣中充斥著一樣的語言、一樣的談笑，頂上那一大片撩眼的光片刺痛著我的神經，這種噁心的感覺已經好久不曾出現。

「我是什麼顏色的？」在破爛屋子的最後一夜，我跟他講了我看得見別人頭上的光的事。

「你信我說的？」沒有人和我認真過。

「信。」

「...你和我一樣，我看不見我們頭上的顏色，我想我們或許沒有光。」

「有吧，有，只是可能是透明的。」

透明是一種顏色嗎？對明確的色相來說，它們總得由許多色彩元素組成，怎麼樣的顏色多一點、怎麼樣的顏色少一點，就混成什麼顏色。漸層混雜的顏色又分好幾種，淡一點的偏成什麼顏色、濃一點的偏成什麼顏色。一種顏色又分成好幾種，在這裡時是一個好的顏色、在那裡時是一個壞的顏色。我是什麼顏色的？我們在哪裡？透明沒有顏色。

糖水混著碎冰流了一地，一片眼花撩亂的光影裡，我覺得自己要瞎了，卻仍清楚看見一條又長又深的灰，死狠狠的釘在中間。他們全部聽話的走在上面，由它支配著一樣的步伐、通往一樣的終點。而我，我的胃裡卻開始了一陣翻浪，連著頭暈，就在這個地方，嘔吐起來。